

時局仍極黑暗

▲張閣失盡人心
▲北方實力派積怨尤甚
▲外交財政益無辦法
▲政系將盡北方人

此張閣統一。自謂合法之張閣。日來又大有張閣之勢。說什麼召集國事會議。其實此等離題三千里之夢話。吾人若為新聞材料缺乏起見。固亦無妨抄襲一兩段通信稿子。為之照登。若就我們眼前所見之事實。推斷起來。即此寥寥幾條政績。已足令人對張閣生無窮之惡感。往事如任用程彰。如蹂躪教育破壞司法。及外交失敗等等。皆不必論。即如昨日元佳節。學生市民。舉行提燈大會。此原一件極平常無關緊要之小事。乃不料素以守法自命。並謂剛頒發遵守法令命令之張閣。竟至聽信彭允彝之言。而令北京軍警。對於提燈之學生市民。肆行其暴行。刺刀也。鞭撻也。皮條也。槍托也。於月明星輝。燈紅市鬧之頃。極其橫暴決之能事。但見無數青年。紛紛撲倒。血肉橫飛。所有燈籠。全為軍警所掠奪。撕作粉碎。請問北京歷來不合法不守法之政府。亦曾有此放肆。殘忍之舉動乎。不合法不守法之政府。不為所不屑為之事。而張閣合法守法之政府。乃不憚二度為之。以如此毫無意義。毫無理解之人物。作此極慘毒極殘暴之事。而謂是等人。能為國家辦統一。致和平。能使西南各省諒解其誠意。而容納聽受其勸告。吾人若站在此個星球之內。就其以往之人類歷史。政治歷史。一查考往事而推斷之。則其結論必曰萬無一事。萬無是理也。

吾人不欲隨眾附和。謂學生為中國之主人翁。凡屬政府。須如何敬其敬。因此等持論。稍嫌過火。以今日學風之弛縱。尤不應以此過火之論。長其驕風。俾國中無數青年。益趨於放縱墜落。但以常理常情而論。子弟者人人所有。家家所有也。子弟在學校讀書。其父兄無不望其平安安。無災無難。安穩過日者也。若有政府焉。對於吾人家所有之子弟。加以殘害。放假之餘。開點提燈行列之小玩意。而謂彼為凡百父兄之總父兄。即政府竟致視同仇敵。嗾使軍警。使用武器。對此手無寸鐵之子弟。肆行其暴行。直至頭破血流。臂折足跛。而後引

為快意。則試問此等被害者之父兄。其對於所謂合法。所謂守法之總父兄。應作何感想也。夫提燈會之不足以造反。燈籠上所貼之字條。不足以影響於治安。此凡稍有常識者。宜無不知之。獨所謂合法守法之政府。竟視若罔聞。顧謂政府之行為。而不禁發揮其橫暴殘忍之獸性。去汝的張閣。汝而能認作政府者。汝而配辦什麼和平統一者。則六畜三牲之馬牛羊雞犬豕。皆可以作政府。辦統一。無須乎必須汝輩如是合法。如是守法之臭東西也。

讀者諸君。勿謂吾人說話何以如是之不文也。須知吾人固京中八校讀書子弟中父兄之一份子也。為父兄者。見子弟受彼所謂合法守法政府如是之殘酷待遇。擒之無力。訴之無方。則盡我惡感之量。亦不過引用古書一句曰。『時日曷喪。予及汝偕亡』。以詛咒之而已。人到無聊。至於詛咒。雖明知其無益。然吾人猶幸有手能寫。有報可出。聊足以洩心中憤懣於萬一。彼被害者之無數父兄。皆將託吾此枝筆。為之代表。以寫其怨憤。吾人為代表無數怨憤之故。則其辭必力求其詞鄙激越。方足以稍慰無數父兄之懷。此吾文之所以不自覺其近俗也。吾今日將舉吾最近所聞於人之消息。以慰彼被害者之父兄。其消息維何。曰君等所深惡痛絕之張閣。殆去死不遠矣。自閩粵問題發生以來。最高問題進展以來。張閣漸為保及長江各實力派所厭惡。彼等聯合府院議會。力謀與北方各省領袖對抗。今北方各省領袖。將趁議會任期屆滿。進行第二屆之選舉。以期破壞張閣之護符。日來盛傳洛吳將赴保定。張福來亦將隨行者。蓋以此也。吳張到保之後。或將召集一種小會議。長江各督。或將另有表示。皆未可知。總之無論北方各實力派對於時局之主張是否一致而對於張閣。則敢信其甚為一致也。凡閣不自倒。人必不倒之。張閣雖猶思召集國事會議。以圖苟延其壽命乎。然而汝欺人。奈人之不受欺何。今日橫於吾人之前。而立待答者。旅大也。金法郎也。二十一條也。古門也。非外交上不能不出頭露面。與人交涉之時乎。則試問黃唐白有何辦法。外債也。內債也。關稅也。還本抽釐也。到期付息也。各省軍費也。北京政費也。非財政上不能不想一法子。以暫救目前之危乎。則試問劉文泉有何辦法。此等內閣生命中之總生命之源泉。均已

某君口中之某縣長

各報。紀關於某縣長之軼事。亦已不少。吾人對於北京官場之營私舞弊。本來是司空見慣。不甚稀罕。而某縣長納寵一事。尤屬個人私德。不願有所登載。惟前得一篇更正之件。照報館常規。應該為之照登。不料自經更正之後。益惹起外間之議論。昨有某君來言彼因無所事事。見報載某名妓從良一節。又見有某某更正一紙。因促其好奇。乃親赴某妓院探訪。事為二月二十八日。是日到院。適見某名妓在院中。惟其房間。空無所有。何以故如此。則云新從某君金屋送歸。一切器具。移徙需時。故頗類初入新巢之燕子。其實則仍舊巢之雛雛也。某官錢局局長。在某公長財部時。曾出五萬賄賂。某公卻之。事遂不果。今某縣長雖自云並無得賄。然若以某局長前事反証之則此番之得賄目的。必仍由孔方而來可知。某君係江西人。並云其同鄉某。在某縣長未上台之前。曾被某縣長敲去一筆竹槓。數約數千元。此皆足以證明報紙所載。未必均係無根之談也云云。

章行嚴昨日回京

接近三與政學系有多少關係之章行嚴君。自去臘十一月赴滬後。久久未回。章係西林最為倚重之人物。去冬沈鴻英闖入廣州之後。西林一派。陸形活動。當時北方之張閣與實政。及保路方面。亦思以聯軍制孫之策。達其夢想之統一。而孫中山一派。亦以陳炯明離倒。廣州駐有無數客軍。對於桂系。不能不極力敷衍。以故孫步雲之說。騰播一時。而此輩居滬。老態龍鍾之岑三先生。遂大抖特抖。與岑雪芳梅蘭芳同其時髦。人當聯軍之時。當然有需用人才之必要。況章君本為中國唯一之政治學者。又與各方面均有相當交誼。岑三之需要此一領八卦衣。亦屬當然之事。故特急電促駕。遇事諮詢。吾人於去臘以來。所見岑三發表之文電。及其一切主張。即知其全係章君手筆。此與黃陂交誼。隨處皆見。饒有文辭。同一例也。章君自到滬後。尚不僅僅為西林辦理筆墨之事。大約在滬之孫派。東南之齊盧。北方之曹吳。中央之黎張。以及民八民六議會中堅份子。暨各黨各系等等。皆由章君直接間接。有所聯絡。吾人對於現在之政治。因失

直軍進駐德州之存疑

▲謂係防備奉方之聯孫迎段
張作霖現派一前名來廣。解。開小橋氏前在。關子。與張氏交涉。曾折騰甚劇。張氏又請前國務總理段祺瑞。調見張氏。直軍聞對於張氏赴奉。參預政治軍事會議。現已調遣兩師前往德州方面。留日參戰代表趙氏之歸。駐勢。以備不虞云。

近東和戰之一關鍵

▲安哥拉之最後通牒
巴黎三月一日電。安哥拉政府。後之讓步。近東之戰爭與。現正在考慮。再擬讓文。和平。全在此最後五分鐘。一道。發達協約國。作為最云。

我們只得恭維彭允彝

大凡一個人。夠得上罵的。總是這個人還有希望。我們既是希望他。看他做事不對。自然先去勸說他。勸說不聽。動起肝火來。自然去臭罵他一頓。但雖說臭罵。仍不免含有幾分責備。或是盼他改過的意思在裏頭。至於彭允彝呢。我們對他。可謂着着失敗了。當他上臺的時候。我們見他種種不對。也是照着上列的程序。先去勸說他。到後來只有臭罵一頓兩頓。以至於無數頓。他們却是滿不理會。好像越罵越起他的興趣。遂有前晚慘打提燈會的謬舉。可見我們前項所說的那種對人匡救的程序。根本上不能適用於彭允彝了。

而且這一種對人非人的東西。我們要勸說他。臭罵他。實際上也很危險。萬一他的性靈。忽然發出一點燐燐的微光。一頓醒悟過來。把我們所教訓的話語。採納了百分之十。千分之一。在別人固然仍是無補。而在彭允彝這樣一身都是屎的人。究竟容易叫人動目。那豈不是反足以鞏固他的地位。延長他的壽命麼。我們敢相信這種千夫所指的敗類。萬萬不能延遲存在於人類社會。政治舞台。要是仍舊的去勸說他。臭罵他。其結果必至教養升木。給我們惡惡的宗。大大相反了。所以我想彭允彝此後一切惡行。我們既無法馬上懲治他。只好一樣一樣的去恭維他。贊成他。叫他愈發舞起他的惡念。好教他盡量發揮獸性。那末。惡貫滿盈的日子自然會來得快些。於是乎他的領受上帝裁判的日子一定也來得快些。我這一種不忠厚而對於很惡的待人法子。除了彭允彝以外。決不忍輕用的。但對於彭允彝。却是除了用這法子以外。似乎也沒有別的法子啊。



正月十七禮拜日白天電影
預告
世界著名大戲團
東
三月三
風流
水手
四大
本
夜場九點演
子紫仙
李伯濤
沈花溪
趙府
金步蘭
曹花
曹
向小雲
法門寺
文藝界
風風實

